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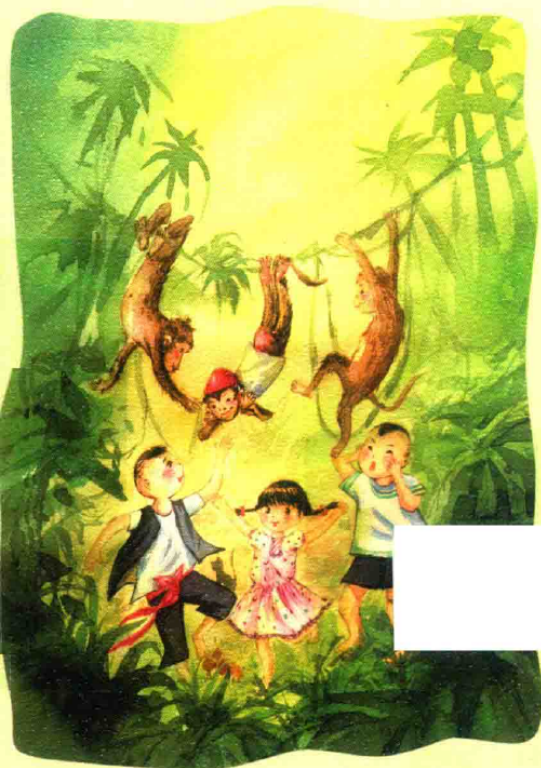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本

小坡的生日

XIAOPO DE SHENGRI

老舍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现代
名家
画本

插图本

小坡的生日

XIAOPO DE SHENGRI

老舍 著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坡的生日 / 老舍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8.4

ISBN 978-7-5339-5223-5

I. ①小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童话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8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8904号

责任编辑 朱怡瓴 周 佳
内文绘图 骆 玫
封面设计 吴 瑕
版式设计 艺诚文化
责任校对 许龙桃
责任印制 吴春娟

小坡的生日

老 舍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邮编 310006
网址 www.zjwycbs.cn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印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开本 880毫米×1300毫米 1/32
印张 7.125
插页 2
字数 123千
印数 00001-13000
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39-5223-5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录

- 1——一 小坡和妹妹
- 12——二 种族问题
- 22——三 新年
- 32——四 花园里
- 44——五 还在花园里
- 57——六 上学
- 68——七 学校里
- 80——八 逃学
- 95——九 海岸上
- 110——十 生日
- 123——十一 电影园中
- 134——十二 啃拉巴唧

145 —— 十三 影儿国

158 —— 十四 猴王

171 —— 十五 狼猴大战

188 —— 十六 求救

202 —— 十七 往虎山去

214 —— 十八 醒了

一 小坡和妹妹

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，所以叫作大坡。小坡自己呢，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；他这个名字，虽然没有哥哥的那个那么大方好听，可是一样地有来历，不发生什么疑问。

可是，生妹妹的时候，国货店仍然是开在小坡，为什么她也不叫小坡？或是小小坡？或是二小坡等等？而偏偏地叫作仙坡呢？每逢叫妹妹的时候，小坡便有点疑惑不清楚。据小坡在家庭与在学校左右邻近旅行的经验，和从各方面的探听，新加坡的街道确是没有叫仙坡的。你说这可怎么办！

这个问题和“妹妹为什么一定是姑娘”一样地不能明白。哥哥为什么不是姑娘？妹妹为什么一定叫仙坡，而不是叫小



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？简直地别想，哎！一想便糊涂得要命！

妈妈这样说：大坡是在哪儿生的，小坡和仙坡又是在哪儿生的，这已经够糊涂半天的了。有时候妈妈还这么说：哥哥是由大坡的水沟里捡了来的，他自己是从小坡的电线杆子旁边拾来的，妹妹呢，是由香蕉树叶里抱来的。好啦，香蕉树叶和“仙坡”两字的关系又在哪里？况且“生的”和“捡来的”又是一回事，还是两回事？“妈妈，妈妈，好糊涂！”一点儿也不错。

也只好糊涂着吧！问父亲去？别！父亲是天底下地上头最不好惹的人：他问你点儿什么，你要是摇头说不上来，登时便有挨耳刮子的危险。可是你问他的时候，也猜不透他是知道，故意不说呢；还是他真不知道。他总是板着脸说：“少问！”“缝上他的嘴！”你看，缝上嘴不能唱歌还是小事，还怎么吃香蕉了呢！

问哥哥吧？呸！谁那么有心有肠地去问哥哥呢！他把那些带画儿的书本全藏起不给咱看，一想起哥哥来便有点发恨！“你等着！”小坡自己叨唠着，“等我长大发了财，一买就买两角钱的书，一大堆，全是带画儿的！把画儿撕下来，都贴在脊梁上，给大家看！哼！”

问妹妹吧？唉！问了好几次啦，她老是摇晃着两条大黑

辫子，一边跑一边娇声细气地喊：“妈妈！妈妈！二哥又问我为什么叫仙坡呢！”于是妈妈把妹子留下，不叫再和他一块儿玩耍。这种惩罚是小坡最怕的，因为父亲爱仙坡，母亲哥哥也都爱她，小坡老想他自己比父母哥哥全多爱着妹妹一点才痛快；天下哪儿有不爱妹妹的二哥呢！

“昨儿晚上，谁给妹妹一对油汪汪的槟榔子儿？是咱小坡不是！”小坡扳着胖脚指头一一地数，“前儿下雨，谁把妹妹从街上背回来的？咱，小坡呀！不叫我和她玩？哼！那天吃饭的时候，谁和妹妹斗气拌嘴来着？咱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他把脚指头拨回去一个，作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大回事；用脚指头算账有这么点好处，不好意思算的事儿，可以随便把脚指头拨回一个去。

还是问母亲好，虽然她的话是一天一变，可是多么好听呢。把母亲问急了，她翻了翻世界上顶和善顶好看的那对眼珠，说：“妹妹叫仙坡，因为她是半夜里一个白胡子老仙送来的。”

小坡听了，觉得这个回答倒怪有意思的。于是他指着桌儿底下摆着的那几个柚子说：

“妈！昨儿晚上，我也看见那个白胡子老仙了。他对我说，小坡，给你这几个柚子。说完，把柚子放在桌儿底下就走了。”

妈妈没法子，只好打开一个柚子给大家吃；以后再也不提白胡子老仙了。妹妹为什么叫仙坡，到底还是不能解决。

大坡上学是为念书讨父母的喜欢。小坡也上学——专为逃学。设若假装头疼，躺在家里，母亲是一会儿一来看。既不得畅意玩耍，母亲一来，还得假装着哼哼。“哼哼”本来是多么可笑的事。哼，哼哼，扑哧的一声笑出来了。叫母亲看出破绽来也还没有多大关系，就是叫她打两下儿也疼不到哪里去。不过妈妈有个小毛病：什么事都去告诉父亲，父亲一回来，她便嘀嘀咕咕，嘀嘀咕咕，把针尖大小的事儿也告诉给他。世上谁也好惹，就是别得罪父亲。那天他亲眼看见的：父亲板着脸，郑重其事地打了国货店看门的老印度两个很响的耳刮子。看门的印度，在小坡眼中，是个“伟人”。“伟人”还要挨父亲两个耳光，那么，小坡的装病不上学要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里去，还不得挨上四个或八个耳刮子之多！况且父亲手指上有两个金戒指，打在脑袋上，哪！要不起个橄榄大小的青包才怪！还是和哥哥一同上学好。到学校里，趁着先生打盹儿要睡，或是趴在桌上改卷子的时候，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去。在街上，或海岸上，玩耍够了，再偷偷地溜回来，和哥哥一块儿回家去吃饭。反正和哥哥不同班，他无从知道。哥哥要是不知道，母亲就无从知道。母亲不知道，父亲也就无从晓得。家里的人们很像一座小塔儿，一层管着

一层。自要把最底下那层弥缝好了，最高的那一层便傻瓜似的什么也不知道。想想！父亲坐在宝塔尖儿上像个大傻子，多么可笑！

这样看来，逃学并不是有多大危险的事儿。倒是妹妹不好防备：她专会听风儿，钻缝儿地套小坡的话，然后去报告母亲。可是妹妹好说话儿，他一说走了嘴的时候，便忙把由街上捡来的破马掌，或是由教堂里拾来的粉笔头儿给她。她便菁莩着小嘴，一声也不出了。

而且这样贿赂惯了，就是他直着告诉妹妹他又逃了学，妹妹也不信。

“仙！我捡来一个顶好，顶好看的小玻璃瓶儿！”

“哪儿呢？二哥，给我吧！”

小玻璃瓶儿换了手。

“仙！我又逃了学！”

“你没有，二哥！去捡小瓶儿，怎能又逃学呢？”

到底是妹妹可爱，看她的思想多么高超！于是他把逃学的经验有枝添叶地告诉她一番，她也始终不跟妈妈学说。

“只要你爱你的妹妹，逃学是没有危险的！”小坡时常这样劝告他的学友。

小坡有两个志愿，只有他的妹妹知道：当看门的印度（新加坡的大一点的铺户，都有印度人看门守夜）和当马来

巡警。

据小坡看：看门守夜的印度有多么尊严好看！头上裹着大白布包头，下面一张黑红的大脸，挂满长长的胡子，高鼻子，深眼睛，看着真是又体面又有福气。大白汗衫，上面有好几个口袋儿，全装着，据小坡猜，花生米，煮豌豆，小槟榔，或者还有两块鸡蛋糕。那条大花布裙子更好看了。花红柳绿地裹着带毛的大黑腿，下面光着两只黑而亮的大脚丫子。一天到晚，不用操心做事，只在门前坐着看热闹，所以闲得不得了啦，才细细地串脚丫缝儿玩。天仙宫的菩萨虽然也很体面漂亮，可是菩萨没有这种串脚丫缝的自由。关老爷两旁侍立的黑白二将，黑的太黑，白的又太白，都不如看门的印度这样威而不猛，黑得适可而止。（这自然不是小坡的话，不过他的意思是如此罢了。）

况且晚上就在门前睡觉，不用进屋里去，也用不着到时候就非睡去不可。门前一躺，看着街上的热闹，听着铺户里的留声机，妈妈也不来催促。（老印度有妈妈没有，还是个问题。设若没有，那么老印度未免太可怜了；设若有呢，印度妈妈应该有多么高的身量呢？）困了呢，说睡就睡，也不用等着妹妹，——小坡每天晚上等着妹妹睡了，替她放好蚊帐，盖好花毯，他自己才敢去睡。不然，他老怕红眼儿虎，专会欺侮小姑娘们的红眼儿虎，把妹妹叼了去；把蚊帐放



好，红眼儿虎就进不去了。

“仙！赶明儿你长大开铺子的时候，叫我给你看门。你看我是多么高大，多么好看的印度！”

“我是个大姑娘，姑娘不开铺子！”妹妹想了半天这样说。

“你不会变吗？仙！你要是爱变成男人呀，天天早晨吃过稀饭的时候，到花园里对椰子树说：仙要变男人啦！这样，你慢慢地就变成父亲那么高的一个人。可是，仙！你别也变成印度；我是印度，你再变成印度，咱们谁给谁看门呢！”

“就是变成男人，我也不开铺子！”

“你要干什么呢？仙！啊，你去赶牛车？”

“呸！你才赶牛车呢！”仙坡用小手指头顶住笑窝，想了半天，“我长大了哇，我去，我去做官！”

小坡把嘴搁在妹妹耳朵旁边，低声地嘀咕：“仙，做官和做买卖是一回事。那天你没听见父亲说吗：他在中国的时候，花了一大堆钱买了一个官。后来把那一堆钱都赔了，所以才来开国货店。”

“噢！”仙坡一点也不明白，假装明白了二哥的话。

“仙，父亲说啦，做买卖比做官赚的钱多。赶明儿哥哥也去开铺子，妈妈也去开铺子。可是我就爱给‘你’看门。仙，你看，我是多么有威风的印度！”小坡说着，直往高处拔脖子，立刻觉得身身高出一大块来，或者比真印度还高着一点了。

仙坡看着二哥，确是个高大的印度，但是不知为什么心中有点不顺，终于说：“偏不爱开铺子嘛！”

小坡知道：再叫妹妹开铺子，她可就要哭了。

“好啦，仙！你不用开铺子啦，我也不当印度了。我去当马来巡警好不好？”

妹妹点了点头。

马来巡警背上扛着一块窄长的藤牌，牌的两端在肩外出着，每头有一尺多长。他站定了的时候，颇似个十字架。他脸朝南的时候，南来北往的牛车、马车、电车、汽车、人力车，便全咯噔一下子站住；往东西走的车辆呼啦一群全跑过去。他忽然一转身，脸朝东了，东来西往的车便全停住，往南北的车都跑过去。这是多么有势力威风，趣味！假如小坡当了巡警，背上那块长藤牌，忽然面朝南，忽然脸向东，叫各式各样的车随着他停的停，跑的跑，够多么有趣好玩！或者一高兴，在马路当中打开捻捻转儿，叫四面的车全撞在一块儿，岂不更加热闹！

妹妹也赞成这个意思，可是：

“二哥！车要是都撞在一处，车里坐的人们岂不也要碰坏了吗？”

小坡向来尊重妹妹的意见，况且他原是软心肠的小孩，没有叫坐车的老头儿、老太太、大姑娘们把耳朵鼻子都碰破

的意思。他说：

“仙！我有主意了！我要打滴溜转的时候，先喊一声：我要转了！车上的人快都跳下来！这么着，不是光撞车，碰不着人了吗？”

妹妹觉得这真好玩，并且告诉他：“二哥！等你当巡警的时候，我一定到街上看热闹去。”

小坡谢了谢妹妹肯这样赏脸，并且嘱咐她：

“可是，仙！你要站得离我远一些，别叫车碰着你！”

小坡是真爱妹妹的！

二 种族问题

小坡弄不清楚：他到底是福建人，是广东人，是印度人，是马来人，是白种人，还是日本人。在最近，他从上列的人种表中把日本人勾抹了去，因为近来新加坡人人喊着打倒日本，抵制仇货；父亲——因为开着国货店——喊得特别厉害，一提起日本来，他的脖子便气得比蛤蟆的还粗。小坡心中纳闷，为什么日本人这样讨人嫌，不要鼻子。有一天偶然在哥哥的地理书中发现了一张日本图，看了半天，他开始也有点不喜欢日本，因为日本国形，不三不四恰像个“歪脖横狼”的破炸油条，油条炸成这个模样，还称其为油条？一国的形势居然像这样不起眼的油条，其惹人们讨厌是毫不足怪的；于是小坡也恨上了日本！